

书中有“梦” “梦”中有书

怡然



又一届上海书展揭幕前夕,读到于漪老师所撰“语文梦”之作,她激情四溢地写道:“要让我们的孩子一捧起中国文字写的书,就马上升腾起理想信念,以及对语文文字的挚爱深情;一捧起经典作品,就会想到在这些经典作品里蕴含着民族精神,民族情结,民族睿智,乃至民族思维方式……”

这样的“语文梦”映射着于老师的“职业梦”、“事业梦”,并直接牵系着“强国梦”。而她的“语文梦”将“书”与“梦”勾连起来,书中有“梦”,“梦”里有书,孩子们学习语文,不就能在阅读中“筑

梦”、在“追梦”中读书? 书中有“梦”,不言而喻。要是我们转换一种思路与视角,便可以体悟,宋真宗赵恒在《励学篇》中所言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、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、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、“书中车马多如簇”,事实上是在诠释书中有梦之理啊!不读书,“梦”也难。

近来,有一篇《令人忧虑,不阅读的中国人》的文章不脛而走,被不少报纸和网站转载。这是居住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位印度工程师所发出的感慨。这位异邦的朋友写道:“中国是一个有全世界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,但现在的中

国人却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。一次我和一位法国朋友一起在虹桥火车站候车,这位第一次来中国的网友突然问我:‘为什么中国人都打电话或玩手机?没有人看书?’……”

坦率地说,读了这篇文章,既愧赧不已,却又深以为然。“旁观者”所见“没有人看书”之情形,我们可已习焉不察?而从酷好读书的老外身上,不是能反观我们自己“不读书”的窘态?

稍稍留意一下,老外们的读书,以“手不释卷”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不说从火车站、候机楼一直把书读到漫漫旅途、

茫茫苍穹,就在城里的公交车上,也不时可见到旅居申城的老外,有的即便无座,也会一手拉住,一手捧读。而在国外的旅游度假的景区,树荫下、沙滩上,欧美人读书的镜头比比皆是。而且,他们读的多是厚厚的“大部头”书,那种如饥似渴读书的劲儿着实令人叹为观止。有据为证,欧美国家人人均阅读量约为16本,北欧国家达到24本,韩国约为11本,日本约8.5本,去年我国人均阅读量仅为4.39本。而且据统计,全国有限的人均购书中,课本教材占八成。

诚然,互联网、数字化技术导致的时代性颠覆之一,就

是纸质读物受到电子读物的空前挤压,呈日趋式微之势,人们的阅读范围扩大,阅读方式变迁,因而笼统地说“不读书”也有颠预之嫌。一度传说的我国人均年读书仅0.7本,实为误传。据权威人士以2011年为例,除全国成年国民阅读图书4.35本外,还有人均阅读电子书1.42本,人均阅读期刊6.67期、报纸100.70期。此外,0-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.32本。若将这些数据一并计入,我国国民人均阅读数量会大为增加。

但无论如何,我们阅读的书确实偏少;无论如何,碎片式的阅读无法取代传统意

义上的“读书”。筑“中国梦”,圆“强国梦”,读书可谓“梦中应有之义”。

当然,诚如当年鲁迅先生告诉中学生们的:“倘只看书,便变成书橱,即使自己觉得有趣,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,逐渐死去了。”鲁迅主张读书时要做思索者和观察者,能“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”。书中有“梦”,“梦”里有书,读好“活书”,方可“运用脑髓,放出眼光”,也才能做出意境高远的好梦。



“打飞机”与权力寻租

朱绩崧



上周,对于我来说,唯一的大事就是微信推出了5.0版。满心期待地升升级,打开一看,咦,怎么初始界面是个游戏呢?还是儿时熟悉的“打飞机”。腾讯公司的意图,是把游戏与通讯整合起来,与QQ当年如出一辙。

那就配合一下,打几盘咯。天性贪玩,又逢暑假,这一打就管不住手了,得分一路飙过200万。在很多朋友的微信游戏榜单上,我遥遥领先。可在我的榜单上,排名才第八。第三名及以下,也都是二三百万“脚碰脚”,第二名却跳涨至六百万级,第一名那1300万简直是丧心病狂的天文数字!

很郁闷啊,有点鸢飞戾天,望峰而不息心的节奏。又下了几晚上的功夫,还是不行,别说1000万,就是到250万都难极。毕竟这点方寸,而敌机群蝶舞蜂拥,要接双发炮弹,要抢汽油炸弹,手忙脚乱之际,腾挪闪避稍不留意,则功败垂成。最后,只好低声下气去向冠军讨教战术。谁知两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:“谁有功夫硬打呀,都是淘宝花钱买的分。要我裸战,最多35万,就机毁人亡了。”这可把我给气坏了。不公平啊!微信的设计竟留着一条“买分打榜”的暗道,这不是赤裸裸的“寻租”吗?

说来也巧,周末在福州路吃午饭,一边打飞机等人,一边听隔壁那桌向窗外指指点点,但听一老阿姨云“高院四只法官嫖娼”云云。顿觉权力寻租话题已无远弗届。

原本是经济学的现象,如今已然无孔不入。小到微信游戏,甫一推出,就给淘宝卖家留好了生财的后路;号称第一大社交媒体平台的新浪微博,发展四年,地下的僵尸粉推销量,更是兴旺发达——我如今学精明

了,要粉谁,他若粉丝过十万,必先去看他主页看看,帖子有无人转,评论有无人回,确定这么多粉不是买来的,才敢关注。至于,腾讯与新浪,由此增收多少,留待眼明者细察秋毫吧。这也还罢了,虚拟世界,本质就是数字的游戏。只是现实生活中,也都玩这种猫腻,乃至损及公权神器,那就要请持国为政者高度警惕了。

今次法官们的桃色丑闻,是权钱交易,官商勾结,属于简单而典型的权力寻租。前阵子那个王林“大师”,则是“高级”些的形式。从他“弟子”的揭发来看,“大师”不辞辛苦,为官商牵“金”线,搭“蛇”桥,“搞活”地方经济。若非马总裁多事,李巨星合影,恐怕王“大师”就在忙于要宝开光吧。

这两起事件,说到底,都逃不出一个“利”字。曝光之际,莫不觉得荒唐可笑。但细细想来,衣朱衣紫、作威作福之辈,个个遵奉“天下为公”,不谋一己私利,寻租哪来空之间,又岂会忘情于勾栏瓦肆之间,沉迷乎怪力乱神之内?

“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。官之失德,宠赂彰也”,两千多年前的古训,是对“权力寻租”的朴素描述与直接抨击。今天,学者们为对付这个执政难题,提出了两点对策:一、采用“小政府”模式,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不必要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理;二、对于必不可少政策干预和行政管理,要透明化或市场化。但我们也不能忘记,新的形势带来新的问题,新的问题也创造了新的形势。少数公门中人汲汲于富贵,那是因为他们手持数本乃至数十本护照,鸿飞冥冥到大洋彼岸去也。这或许是他们热衷于“权力寻租”的最大动力。

这可怎么办呢?总不好把他们坐的飞机打下来呀!

作为张必清老乡 我有话要讲

徐达内



给文章起这么个标题,一方面是存有吸引眼球的标题党私心,另一方面,也确实想表明,我对这个话题有那么点发言权——我出生的安徽泾县老家那个小村子,距张必清家乡也就几里路。

不过,一开始看到“张必清”三个字被曝光,我确实没有反应过来。那天晚上,我还盯着让他暴得大名的那处“楼顶别墅”,和大家一起纳闷于,寸土寸金的地方,如此张扬的违章建筑怎么就能安然无恙长达五六年?那些天天爆料的记者怎么就能熟视无睹这么长时间?第二天再一看,原来,这位张教授的家乡,就是本人再熟悉不过的安徽泾县丁家桥镇,原来,这位北京最牛违建的主人,就是那个名躁一时的大财主。纸上谈兵这么多年,这下真有一个当红新闻主角,算是把我也变成了“知情人”。

凭着这些年的媒体经验,我也知道,张必清的前世今生,必将从此被翻个底朝天,新账旧账一把算。这不,“张必清会不会是下一个王林”的说法,马上就到,打假斗士们已经断定,这位“奇经梅花磁针灸”的发明人,必然经不起调查。

再后来,就看到了两篇详细报道,一是辽沈晚报的《起底张必清》,成都商报更加直接:《早年卖“神鞋”,追随者数钱数到后半夜》。想来,我那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家乡父老,这回算是见识了全国记者蜂拥而上的威力,这几天积攒下来的谈资最起码可以用到春节。

“中医世家是假的,名医生爷爷是别人的,卖鞋技术是偷的,行医资质是没有的,一大串名头是查不到的”——在这些指控面前,我没什么为老乡辩护的资格,也没什

么愿望。不过,两篇报道中还是有那么些互相矛盾之处,可以证明,就算被采访的村民们并非落井下石,但久远的记忆,哪怕来自当事人,也往往不可靠;这边,张必清老相识的说法是,“必清神”鞋专卖店曾是全县城最大的门面,以至于当年高达300多元的“神鞋”,也“咬牙给老丈人买了一双”;那边,却声称,“在广州、武汉等大城市所向披靡的‘必清神’神鞋,在泾县当地却几乎无人问津。理由是,‘大家知根知底’。”

在泾县生意清淡,开张两三年后就人去店空,这一点,我可以作证。虽说那几年我已出门上学,但暑假总总要回到县城,张必清卖鞋还乡的盛况,我也还是亲眼得见。现在的传闻说,因为家乡人早就看穿张必清的伎俩,所以不会上当受骗,这实在也太高估了十几年前县城群众的智慧,那时,三株之类保健品的气泡都还没破,要说“神鞋”在家乡卖不动,也只能是因为价格太高,抵得上小县城普通人一个月工资。

其实,我也专门打电话回家乡咨询了下,村里的乡亲基本上还都念着“张大善人”的好,比如他所捐建的中学,并且,还为那些在必清神产业中“吃里扒外”的张氏子弟而替他感到痛惜。至于祖传医术的由来,年代实在久远,我也明白多半是道听途说、以讹传讹罢了。

家乡的这个名人,究竟会因为“楼顶别墅”遭遇怎么样的“起底”,也只有静观其变。但我总觉得,像这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人物,应该是得有那么点传奇,否则拿什么与名门望族竞争?当年的神迹传闻,或许是由他自己创造,利用国人对怪力乱神的一往情深,塑造起光环。如今的众口铄金,也怪不得人心不古,毕竟传闻从来就是这样势利。

最后声明,以求避嫌:我个人不信中医。

头不悬梁 锥仍刺骨

李泓冰



黄冈,一个中部欠发达的小城,长期以来,最醒目的不是它的GDP和政府大楼,而是它的学校——黄冈中学。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,在这里似乎得到了完美的诠释。光是已成天上月亮般的难攀难折的清华北大,这个中学就曾经每年出产过令人咋舌的三位数的录取新生。学生苦读,教师苦教,家长苦帮,“三苦”牌读书法,让这所中学成了应试教育的渊藪。里头的学生控诉过,12年前,著名网友“西门吹雪”一篇名为《黄冈中学:我的地狱生涯》的帖子在网上被炒得火热;外头的学生也跟风抱怨,谁没做过被出版商炒得漫天飞舞的“黄冈金牌试卷”之类的题目呢。

因此,每当要把应试教育拎出来批上一批,黄冈中学就会成了一个现成的靶子。然而,现在这个三苦牌学校的辉煌已在渐渐褪色,媒体惊讶地发现,它的北清录取新生,已经降到了个位数。

可是,听闻此讯,让人并无欣慰,反而更加忧心忡忡。黄冈的三苦牌神话,代表着寒子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那一线微茫的希望。对这些经过千挑万选有幸进入黄冈中学、来自农村的聪明孩子来说,除了苦读,没有其他出路。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,成了他们唯一的学习动力。诸如某个貌不惊人的女孩子,通过竞赛金牌或优异高考成绩进入清北、留学北美,并最终学有大成,接得老实巴交的农村父母去城里享福的故事,对苦读中的孩子和家长,都是极其美好且值得效仿的传说。更令人兴奋的是,成功者在黄冈中学是连绵不断,数量惊人的,进了这所中学,几乎就是家族荣耀的保证,它成了农村寒

家庭心目中的圣地,它把应试教育所能达到的成就推向极致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那么,黄冈中学今日的失落,真的意味着应试教育的倒掉,并应该欢呼吗?事实上,黄冈的金牌教师们正因待遇等问题,悄悄向武汉深圳等大城市飘移,大城市的孩子们既得“素质”之地利,又得黄冈“应试”之助力,如虎添翼,再从农村孩子的教育土钵中分走所剩无几的一杯羹。

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,通过三字经的传布,激励了古往今来的贫寒子弟。头悬梁的孙敬,苦读而成汉代大学问家,引得诸生负笈拜师,跟他继续苦读;锥刺骨的战国纵横家苏秦,日后舌灿莲花,纵横天下,拜六国相印。这类脱胎换骨、凤凰涅槃的故事,一直是激人向上、教育为王的正能量。

眼下,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此涨彼消正成趋势。高校自主招生面积日益扩大,在要求综合素养和从容应对的名校面试中,埋头苦读的农村学生与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的差距日益悬殊。大学,特别是名校中的农村学生以及贫困学生的比例日渐缩水,有的学校已经到了连助学金都无人申领的地步。而一些农村学生扎堆儿的三本院校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,也让他们的姊妹发现,读大学不如早点进城打工,因而彻底丧失了学习动力……

这真的是素质教育的进步吗?进步就意味着牺牲教育公平吗?

如果,头悬梁之类的苦读,对寒学子的刺激作用真的失效,我们将会感到刺骨的锥心之痛;这绝非素质教育的胜利,而是教育公平的沉沦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头不悬梁,锥仍刺骨。请给农村孩子留一扇接受优质教育的门窗吧,不管是以素质还是应试的名义。